

# 黄村纪行

■王天瑞

黄村，本来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小村。黄村，如今是我很陌生的一个小村。黄村，是我一半儿熟悉——熟悉得了如指掌、一半儿陌生——陌生得目瞪口呆的一个小村。

村里，静悄悄……我走着看着……

我从村南头走到村北头，仅仅看到，在一座小楼前，几位老人拿着木枪木刀，与孙子孙女嬉闹逗乐。我便想起一首小诗《祖孙乐》：“两岁孙娃头戴盔，挥枪直把老翁追。佯装中弹朝天仰，一日牺牲好几回。”不过，当我看着这生动有趣的场景，竟品出小诗的味道是酸楚的。我急忙向老人们走去，寒暄，问好。虽然多年前我们并没有交往，只是相识，但今天相见却格外惊诧惊奇，扯着的手久久不肯放下。

我从村东头向村西头走去。一路上，我没有看见青壮年人，他们打工去了。我没有看见少年儿童，他们上学去了。我没有看见牛马猪羊，如今谁还饲养那些吃饱了等饿的畜生。我看到村里小楼错落、大树如盖、荒草如茵。我听到鸟雀们唱着和谐悦耳、婉转动听的歌……

当我走到村西头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片亮丽的风景。刚刚竣工的一座两层小楼拔地而起，一群老年泥瓦工拿着红票子，笑盈盈地从楼里走出来。我喊了一声，树彬哥。树彬哥看见我，“咦”了一声，急忙走过来。大家把我围住。我问，这是谁的楼？纷纷说，新亮的

楼，新亮给他儿子准备结婚的楼。在我印象中，新亮还是个娃娃哩。树彬哥向大家介绍说，新亮的名字还是老弟给起的哩。我当然记得，新亮8个月时，还没有名字，树彬哥让我给他起个名。我说，他小堂哥叫东亮，他就叫新亮吧。树彬哥说，中。转眼间，新亮的儿子也快该结婚了。我望着崭新的小楼，说，树彬哥，你啥时候成大款了？树彬哥说，老弟，你还不知道啊，在咱村里，有本事的人家都是破房，没本事的人家都是楼房。我不解。树彬哥是说笑话的吧！

不是笑话，是真话。当大家走后，树彬哥说，有本事的人家，进城打工都发了财，都在城里买了房、买了车、安了家，再把老人、孩子一接走，就和农村拜拜了，留下的老屋，破就破吧，塌就塌吧，没有时间顾及了。树彬哥指指东边有福的家，问我，你看，看到啥风景没有？我仔细一看，还真发现了“新大陆”，三间老堂屋，西间的屋顶不知啥时候塌下来，从屋里钻出的一棵泡桐树，已长得碗口粗。树彬哥说，10年前，有福的儿子结婚，儿媳妇逼要彩礼2万元，有福东挪西借，才勉强凑够数。把儿媳妇娶到家，第二天有福就带着老伴逃荒去了，说好听点儿是打工去了。他们辗转到了新疆，在乌鲁木齐打工，很快淘到第一桶金，后来又在乡下租到1000亩土地，种植彩棉，每年能赚100多万元，很快成了著名的庄园主。有福多次给邻居捎话来

说，他在乌鲁木齐安家落户了。过去有福没有福，如今有福有了福。如果看村里的房屋，树彬哥是大款儿，要论经济实力，有福才是土豪巨富哩。

顿了一下，树彬哥数着手指头说，黄江两口在县城打工卖菜发了财、安了家，王河两口在郑州打工做木匠活儿发了财、安了家，孙江两口在天津打工搞装修发了财、安了家……他们都远走高飞了，他们宅基地上的老屋都已摇摇欲坠。

树彬哥说，没有本事的人家，在村里干农业，只能挣个小钱，由于党的政策好，日子过得也不赖。树彬哥带我走到二楼顶上，指着前方，讲述一栋一栋小楼的故事。如今，农民种地发补贴，60岁以上老人发补贴，新农合治病报销医药费，少年儿童读书免交学费，不让交公粮，不再卖余粮……农民的生活，就像那芝麻开花节节高……

我望着小楼绿树，听着鸟鸣雀唱，觉得黄村就像一半儿人间一半儿仙。我看着大街上行人寥寥，2000多口人的村庄变成了空心村，不由一半儿惊来一半儿叹。我想着诸多人家虽然已封门闭户，但他们在城里住上了高楼大厦，不由一半儿崇来一半儿钦。当然，我还想到，如今的农村就是一部大大的厚厚的书——书中有文有诗有画，我孜孜不倦地读啊读，一半儿读来一半儿品……



## 还原（外三首）

■霍楠

当乱麻还原为生活 一线纵贯千丝  
千头万绪 当千丝还原为韧草 尽头尚  
在彼岸

百枯待燃 当彼岸还原为源头 有情之  
水肆意流淌

仅一根枯枝还原婀娜的梅  
仅几只蜻蜓还原轻灵的翅  
仅几簇草丛就揭示了枯荣

淌于千百年前的一段截流，被大地  
颠覆  
而飞流直下，我于隔岸送赠桃花

## 平行

以四十五的角度仰或俯视  
楼顶的泥土和地平面的草坪  
都平坦着坑洼着泥泞过 避躲不过风  
霜

僵硬的壳 在雨季到来前  
掩盖不了一只蚂蚁或者蚯蚓  
引起的悸动 这瞬间的电流  
始于原古，至今繁衍  
使得引力朝下的种子  
萌芽却一直向上生长

## 雨

好像  
再也下不完的  
这城堡里的所有  
融化的巧克力  
滴进嘴里  
天地间的甜腻气息

随你而来，随你而走  
需要填满的  
不仅仅是  
清澈的耳朵  
暧昧的面孔  
布满指纹的大地

加入一场旋转  
六角花瓣和  
水晶  
早已送给昨日的年轮  
可我 至今  
都还欠你  
一个合适的  
形容

## 窗外的男人

他伸手向上拽着  
他和石榴都咧着嘴

他在棕榈树的影子下  
冲洗着灰尘、飞沫和  
一段旧时光

院门大敞  
门窗紧闭

几棵树伫立在  
一张无风的相框里  
土粒姜黄 刚晒过的饱满  
在园子里安心地睡了

一只白猫肥肥的身体  
卧在门楼，它的利爪去哪了  
蜜蜂们纷纷起身回家  
完全无视他夸张的动作与它闲适的  
慵懒  
终于结束了，他在园子里踱了几圈  
透明塑料袋里满是石榴那明晃晃的  
牙齿

# 浮生“入”梦

## ——柳岸长篇小说《浮生》读后感

■葛旭东

夏夜。一把蒲扇。一根点燃的野蒿熏蚊火绳。烟雾缭绕。我在娘故作神秘的故事中酣然入梦。茫茫太行山，淡淡的野蒿香，和出没的山精狐怪，浮起我的前世和今生。

巍巍太行。花开花落。眼波流转，一拨拨山川胜景飘然滑落，好似一年又一年的雁群，余音尚在，形迹已随烟消云散。

永恒，以无可阻挡的霸气和妩媚，盘踞和诱惑着我一生的疼痛与守望，就像扎在手指肚上高粱皮的细刺被针挑断，拨碎的刺末儿依然与我血肉相连。孩儿，莫哭……

### 讲个文学故事

金戈铁马的三国枭雄、一百单八好汉的梁山起落。红楼的宝哥哥和林妹妹。伴着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。马原、余华、格非似占山为王的落草豪杰，将他们统统打劫殆尽。包括林妹妹的胃烟眉和杜丽娘的柳梦梅。“隔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”。“马原圈套”猝然出手令三国英豪纷纷坠马，余华的血腥和冷漠惊悚得梁山血泊相形失色，格非的“空缺”让才子佳人的明眸杏眼把秋水望穿。

“鼻祖”马原和喽啰们锦衣玉食风光体面了它足足有四五年。江山易代。

马原隐退于林荫依依的学院。余华“卖血”活着。格非也在“山河入梦”“人面桃花”中“春尽江南”。

莫言，“讲故事的人”，身着中山服，马克斯和福克纳精魂的传人，中西合璧。时不时露出的山东口音在遥远的瑞典讲述着高密东北乡的故事。

“我”爷爷柳三的故事诞生了，酣畅淋漓滚滚东流一泻千里。“我”爷爷好像注定为小说而生，小说的封皮，用喜极而悲的忧伤笔调，宣告“我”爷爷终于迎来了他落拓一生的时运。

沙颍河就是时代。时代就是沙颍河。那里，流淌的不是水，是行云流水，是“我”爷爷和“我”爷爷背后的故事。柳岸，在神秘的“游龙池穴”里洞幽烛微，恰到好处地拿捏着火候和分寸，一浪拍打着一浪，一步步柳暗花明。

然，花非花，雾非雾。不知其中的奥妙，柳岸猜出了几分？

蠕动的流水，顺着我做梦时的嘴角流淌……

### 追随永恒

但只见，浩渺中的易安居士，于绿肥红瘦间横笛吹闲愁，遍地黄花堆积，帘卷西风，有暗香盈袖。李太白，天才英丽，散发扁舟，桃花流水杳然去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恰似沈从文和翠翠，守了那一条渡船，把日子一个个过下去，那点守望，单薄得可怜，竟随着年月的添加，慢慢地丰盈起来。

文学何为？

翻云覆雨的时代阴晴。一地鸡毛的繁瑣庸常。艰涩高深的理论迷障。亦步亦趋的匠人营生。一拨拨地游离于烟波浩渺的宇宙。

我的柿子花绕着那些千年熠熠闪光的星座起舞回旋，甩出的水袖，流淌着轻风流水。那份轻盈，那份流畅，融化了世间万物，水性至柔，风摆杨柳之际春风化物。灵魂的天堂，不在身后，而在我们的前世和今生。

太虚幻境，深深浅浅，云遮雾罩。

我拍打着梦想的翅膀，随着感觉飞翔。爷爷奶奶模糊的面影在迷雾里恍恍惚惚。

爷爷，一个读书人。后来，他奔赴延安。但革命的光芒没能引领他走上金光大道。流浪，成了他一生的存在。奶奶，孤身一人，成了爷爷流浪生涯的起点和坐标。流浪，不需要回到起点，回来了，就不再是流浪。然而，起点也即坐标。那股豪放、坦荡、不羁和自由，只有不动的坐标才能丈量出流浪的时间和距离。

流浪的精神气质，流淌在我的血脉里。哪里，也不能泊住我的灵魂。它，只能生活在梦里。夏雨可以与冬雪同在。秋凉亦可伴着春暖花开。

### 有了感觉的感觉

作家阿慧说：“你本来是一条美人鱼，在大海里自由生活。可你偏偏要将自己的尾和腿剪开，爬上岸去，注定是痛苦的。”痛苦，与理想同在。出走，和流浪同行。人生，在痛苦的感觉中触摸到了存在的脉搏在“啵啵”地

跳动。痛苦的欢乐喷出我沉默的喉咙：

把痛苦炼成一种永恒  
感受人生之本性  
思想在里面诞生

尽管它沉默如巨石般无情  
但  
生命的坚韧与欢愉也与之一并产生

感受痛苦  
热爱生命

生命的理想光芒，让我渴盼破茧成蛾的瞬间。短短一瞬，那种咬啮与新生，足以诱惑我为它追寻和等待一生。我也甘愿为它手足无措……

我看到  
你在海洋的缥缈处  
如灯塔般闪耀  
我借着海风  
如一团晶莹的蚕丝  
瞬间将自己伸长

只为  
让它足够长  
我慌忙  
把长发一根根接起  
化作一条游动的带鱼  
美丽的肌肤  
编结着  
密密匝匝的麻花结

回到你的世界

一花一世界。一树一菩提。每一个精灵的飞翔，都有虔诚的修为和灵光的闪动。那是造物主给予每个生灵的独有天资。

当我有了感觉，顺着理想之光的指引，我精心地梳理着被冲击得紊乱了的文学流程。好在，它们，如依依的水草，柔柔地附着河床；又似芬芳的夜来香，静静地开放在我唯美的天空。

我在梦里飞翔。清新的野蒿香，洒满我的绵绵太行。